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喻世明言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

種樹莫種垂楊枝，結交莫結輕薄兒。楊枝不耐秋風吹，輕薄易結還易離。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，今日相逢不相識！不如楊枝猶可久，一度春風一回首。這篇言語是《結交行》，言結交最難。今日說一個秀才，是漢明帝時人，姓張名劭，字元伯，是汝州南城人氏。家本農業，苦志讀書。年三十五歲，不曾婚娶。其老母年近六旬，並弟張勤努力耕種，以供二膳。時漢帝求賢，劭辭老母，別兄弟，自負書囊，來到東都洛陽應舉。在路非只一日。到洛陽不遠，當日天晚，投店宿歇。是夜，常聞鄰房有人聲喚。劭至晚間店小二：「間壁聲喚的是誰？」小二答道：「是一個秀才，害時症，在此將死。」劭曰：「既是斯文，當以看視。」小二曰：「瘟病過人，我們尚自不去看他；秀才，你休去！」劭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安有病能過人之理？吾須視之。」小二勸不住。劭乃推門而入。見一人仰面臥於土榻之上，面黃肌瘦，口內只叫：「救人！」劭見房中書囊、衣冠，都是應舉的行動，遂扣頭邊而言曰：「君子勿憂，張劭亦是赴選之人。今見汝病至篤，吾竭力救之。藥餌粥食，吾自供奉，且自寬心。」其人曰：「若君子救得我病，容當厚報。」劭隨即挽人請醫用藥調治。早晚湯水粥食，劭自供給。

數日之後，汗出病減，漸漸將息，能起行立。劭問之，乃是楚州山陽人氏，姓范名式，字巨卿，年四十歲，世本商賈，幼亡父母，有妻小。近棄商賈，來洛陽應舉。比及范巨卿將息得無事了，誤了試期。范曰：「今因式病，有誤足下功名，甚不自安。」劭曰：「大丈夫以義氣為重，功名富貴，乃微末耳。已有分定，何誤之有？」范式自此與張劭情如骨肉，結為兄弟。式年長五歲，張劭拜范式為兄。

結義後，朝暮相隨，不覺半年。范式思歸，張劭與計算房錢，還了店家。二人同行。數日，到分路之處，張劭欲送范式。范式曰：「若如此，某又送回；不如就此一別，約再相會。」二人酒肆共飲，見黃花紅葉，妝點秋光，以助別離之興。酒座間杯泛茱萸，問酒家，方知是重陽佳節。范式曰：「吾幼亡父母，屈在商賈。經書雖則留心，奈為妻子所累。幸賢弟有老母在堂，汝母即吾母也。來年今日，必到賢弟家中，登堂拜母，以表通家之誼。」張劭曰：「但村落無可為款，倘蒙兄長不棄，當設雞黍以待，幸勿失信。」范式曰：「焉肯失信於賢弟耶？」二人飲了數杯，不忍相捨。張劭拜別范式。范式去後，劭凝望墮淚；式亦回顧淚下，兩各悵悵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手採黃花泛酒卮，殷勤先訂隔年期。

臨歧不忍輕分別，執手依依各淚垂。

且說張元伯到家，參見老母。母曰：「吾兒一去，音信不聞，令我懸望，如饑似渴。」張劭曰：「不孝男於途中遇山陽范巨卿，結為兄弟，以此逗留多時。」母曰：「巨卿何人也？」張劭備述詳細。母曰：「功名事，皆分定。既逢信義之人結交，甚快我心。」少刻，弟歸，亦以此事從頭說知，各各歡喜。

自此張劭在家，再攻書史，以度歲月。光陰迅速，漸近重陽。劭乃預先畜養肥雞一隻，杜醞濁酒。是日早起，灑掃草堂；中設母座，旁列范巨卿位；遍插菊花於瓶中，焚信香於座上。呼弟宰雞炊飯，以待巨卿。母曰：「山陽至此，迢遞千里，恐巨卿未必應期而至。待其來，殺雞未遲。」劭曰：「巨卿，信士也，必然今日至矣，安肯誤雞黍之約？入門便見所許之物，足見我之待久。如候巨卿來，而後宰之，不見我倦倦之意。」母曰：「吾兒之友，必是端士。」遂烹魚以待。是日，天晴日朗，萬里無雲。劭整其衣冠，獨立莊門而望。看看近午，不見到來。母恐誤了農桑，令張勤自去田頭收割。張劭聽得前村犬吠，又往望之，如此六七遭。因看紅日西沉，現出半輪新月，母出戶，令弟喚劭，曰：「兒久立倦矣！今日莫非巨卿不來？且自晚膳。」劭謂弟曰：「汝豈知巨卿不至耶？若范兄不至，吾誓不歸。汝農勞矣，可自歇息。」母弟再三勸歸，劭終不許。

候至更深，各自歇息，劭倚門如醉如癡，風吹草木之聲，莫是范來，皆自驚訝。看見銀河耿耿，玉宇澄澄，漸至三更時分，月光都沒了。隱隱見黑影中，一人隨風而至。劭視之，乃巨卿也。再拜踴躍而大喜曰：「小弟自早直候至今，知兄不爽信也，兄果至矣。舊歲所約雞黍之物，備之已久。路遠風塵，別不曾有人同來？」便請至草堂，與老母相見。范式並不答話，逕入草堂。張劭指座榻曰：「特設此位，專待兄來，兄當高座。」張劭笑容滿面，再拜於地曰：「兄既遠來，路途勞困，且未可與老母相見。杜醞雞黍，聊且充饑。」言訖又拜。范式僵立不語，但以衫袖反掩其面。劭乃自奔入廚下，取雞黍並酒，列於面前，再拜以進，曰：「酒穀雖微，劭之心也，幸兄勿責。」但見范於影中，以手綽其氣而不食。劭曰：「兄意莫不怪老母並弟不曾遠接，不肯食之？容請母出與同伏罪。」范搖手止之。劭曰：「喚舍弟拜兄，若何？」范亦搖手而止之。劭曰：「兄食雞黍後進酒，若何？」范蹙其眉，似教張退後之意。劭曰：「雞黍不足以奉長者，乃劭當日之約，幸勿見嫌。」范曰：「弟稍退後，吾當盡情訴之。吾非陽世之人，乃陰魂也。」劭大驚曰：「兄何故出此言？」范曰：「自與兄弟相別之後，回家為妻子口腹之累，溺身商賈中。塵世滾滾，歲月匆匆，不覺又是一年。向日雞黍之約，非不掛心；近被蠅利所牽，忘其日期。今早鄰右送茱萸英酒至，方知是重陽。忽記賢弟之約，此心如醉。山陽至此，千里之隔，非一日可到。若不如期，賢弟以我為何物？雞黍之約，尚自爽信，何況大事乎？尋思無計。常聞古人有云：『人不能行千里，魂能日行千里。』遂囑咐妻子曰：『吾死之後，且勿下葬，待吾弟張元伯至，方可入土。』囑罷，自勿而死。魂駕陰風，特來赴雞黍之約。萬望賢弟憐憫愚兄，恕其輕忽之過，鑒其凶暴之誠，不以千里之程，肯為辭親，到山陽一見吾尸，死亦瞑目無憾矣。」言訖，淚如迸泉，急離坐榻，下階砌。劭乃趨步逐之，不覺忽踏了蒼苔，顛倒於地。陰風拂面，不知巨卿所在。有詩為證：

風吹落月夜三更，千里幽魂敘舊盟。

只恨世人多負約，故將一死見平生。

張劭如夢如醉，放聲大哭。那哭聲驚動母親並弟，急起視之，見堂上陳列雞黍酒果，張元伯昏倒於地。用水救醒，扶到堂上，半晌不能言，又哭至死。母問曰：「汝兄巨卿不來，有甚利害？何苦自哭如此！」劭曰：「巨卿以雞黍之約，已死於非命矣。」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劭曰：「適間親見巨卿到來，邀迎入坐，具雞黍以迎。但見其不食，再三懇之。巨卿曰：『為商賈用心，失忘了日期。今早方醒，恐負所約，遂自刎而死。陰魂千里，特來一見。』母可容兒親到山陽葬兄之尸，兒明早收拾行李便行。」母哭曰：「古人有云：『囚人夢赦，渴人夢漿。』此是吾兒念念在心，故有此夢警耳。」劭曰：「非夢也，兒親見來，酒食見在；逐之不得，忽然顛倒，豈是夢乎？巨卿乃誠信之士，豈妄報耶！」弟曰：「此未可信。如有人到山陽去，當問其虛實。」劭曰：「人稟天地而生，天地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人則有五常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以配之，惟信非同小可。仁所以配木，取其生意也；義所以配金，取其剛斷也；禮所以配水，取其謙下也；智所以配火，取其明達也；信所以配土，取其厚重也。聖人云：『大車無輹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』又云：『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』巨卿既已為信而死，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？弟專務農業，足可以奉老母。吾去之後，倍加恭敬，晨昏甘旨，勿使有失。」遂拜辭其母曰：「不孝男張劭，今為義兄范巨卿為信義而亡，須當往弔。已再三叮嚀張勤，令侍養老母。母須早晚勉強飲食，勿以憂愁，自當善保尊體。劭於國不能盡忠，於家不能盡孝，徒生於天地之間耳。今當辭去，以全大信。」母曰：「吾兒去山陽，千里之遙，月餘便回，何故出不利之語？」劭曰：「生如浮漚，死生之事，且夕難保。」慟哭而拜。弟曰：「勤與兄同去，若何？」元伯曰：「母親無人侍奉，汝當盡力事母，勿令吾憂。」灑淚別弟，背一個小書囊，來早便行。有詩為證：

辭親別弟到山陽，千里迢迢客夢長。

豈為友朋輕骨肉？只因信義迫中腸。

沿路上饑不擇食，寒不思衣。夜宿店舍，雖夢中亦哭。每日早起趕程，恨不得身生兩翼。行了數日，到了山陽。問巨卿何處住，逕奔至其家門首。見門戶鎖著，問及鄰人。鄰人曰：「巨卿死已過二七，其妻扶靈柩，往郭外去下葬。送葬之人，尚自未回。」劭問了去處，奔至郭外，望見山林前新築一所土牆，牆外有數十人，面面相覷，各有驚異之狀。劭汗流如雨，走往觀之。見一婦人，身披重孝，一子約有十七八歲，伏棺而哭。元伯大叫曰：「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柩乎？」其婦曰：「來者莫非張元伯乎？」張曰：「張劭自來不曾到此，何以知名姓耶？」婦泣曰：「此夫主再三之遺言也。夫主范巨卿，自洛陽回，常談賢叔盛德。前者重陽日，夫主忽舉止失措，對妾曰：『我失卻元伯之大信，徒生何益！常聞人不能行千里，吾寧死，不敢有誤雞黍之約。死後且不可葬，待元伯來見我尸，方可入土。今日已及二七，人勸云：『元伯不知何日得來，先葬訖，後報知未晚。』因此扶柩到此。眾人拽棺入金井，並不能動，因此停住墳前，眾都驚怪。見叔叔遠來，如此慌速，必然是也。」元伯乃哭倒於地。婦亦大慟，送殯之人，無不下淚。

元伯於囊中取錢，令買祭物，香燭紙帛，陳列於前。取出祭文，酌酒再拜，號泣而讀。文曰：「維某年月日，契弟張劭，謹以炙雞絮酒，致祭於仁兄巨卿范君之靈曰：『於維巨卿，氣貫虹霓，義高雲漢。幸傾蓋於窮途，締盍簪於荒店。黃花九日，肝膈相盟；青劍三秋，頭顱可斷。堪憐月下淒涼，恍似日間眷戀。弟今辭母，來尋碧水青松；兄亦囑妻，佇望素車白練。故友那堪死別，誰將金石盟寒？丈夫自是生輕，欲把昆吾鏢按。歷千古而不磨，期一言之必踐。倘靈爽之猶存，料冥途之長伴。嗚呼哀哉！尚饗。』」

元伯發棺視之，哭聲動地。回顧嫂曰：「兄為弟亡，豈能獨生耶？囊中已具棺槨之費，願嫂垂憐，不棄鄙賤，將劭葬於兄側，平生之大幸也。」嫂曰：「叔何故此言也？」劭曰：「吾志已決，請勿驚疑。」言訖，掣佩刀自刎而死。眾皆驚愕，為之設祭，具衣棺營葬於巨卿墓中。

本州太守聞知，將此事表奏。明帝憐其信義深重，兩生雖不登第，亦可褒贈，以勵後人。范巨卿贈山陽伯，張元伯贈汝南伯。墓前建廟，號「信義之祠」，墓號「信義之墓。」旌表門閭。官給衣糧，以贍其子。巨卿子范純綬，及第進士，官鴻臚寺卿。至今山陽古跡猶存，題詠極多。惟有無名氏《踏莎行》一詞最好，詞云：

千里途遙，隔年期遠，片言相許心無變。寧將信義托游魂，堂中雞黍空勞勸。月暗燈昏，淚痕如線，死生雖隔情何限。靈輻若候故人來，黃泉一笑重相見。